

您的声音我来倾听

热线:962555

微博报料:新浪@新民晚报社会新闻

电子邮件:qgb@xmwb.com.cn

来信地址:威海路755号新民晚报群工部
邮政编码:200041

配件安装不当致使险情不断,15天发生3起 一扇又一扇,塑钢窗频频砸落

民声台

您说事 我调查

说出来真是有点吓人。近日,家住嘉定区安亭新镇颀苑的刘女士向本报反映,小区里的塑钢窗不少存在安全隐患,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发生十多起窗户坠落事件。今年2月最严重的一次,是刘小姐家一扇窗户掉落,砸中楼下邻居的爱车。“相关方面仅仅张贴‘安全提示’是不够的!”她呼吁。

砸坏楼下车辆

颀苑位于嘉定区安亭新镇安智路100弄,建成已约15年,多为5层建筑,居民家的窗户均为开发商统一安装。

刘小姐家住小区26号2楼。她告诉记者,她家的惊魂一幕发生在今年2月20日。当晚6时多,她家主卧的一扇窗户,外开的部分突然掉落。掉落部分,是连着窗户把手、窗框和双层玻璃的一个“整体”。“下面消防栓附近,正好停着邻居的车。右侧后视镜被窗子齐齐削掉,还伤了几个面的油漆。”

幸亏没有伤到人。最后,刘小姐

向邻居赔偿了车辆损失3500元。

经过提心吊胆

为此事奔忙的过程中,刘女士从相关人员处得知,颀苑掉下来的窗户已不止一扇。这让刘女士对小区所有塑钢窗的安全性能提心吊胆。

“整个颀苑,共有三种类型的窗,外开、内开和推拉。我家是中等大小的户型,这样的外开窗户就有8扇;整个小区这样的外开窗户有700多扇。”

换个角度表述的安全隐患或许更加直观。她说,小区位于安智路沿街的窗户多为外开,安智路沿街的部分为外开。“安智路上有很多商铺,有干洗店、母婴店、宠物店;疫情期间居民收取快件都在安智路大门口。每天经过的人很多,万一有窗子掉下来,是会直接砸到人来人往的道路上的!”

险情接连发生

刘女士告诉记者,从她家坠窗事件发生起,15天内共发生了3起同类事件。“没过几天,2月25日,26号301室一扇窗子砸在了路上。当时一位妈妈推着小孩和家中的八旬老父亲经过,脸都吓白了;3月5

日,36号4楼公共区域一推拉窗户坠落,致出入口的钢化玻璃粉碎……这3起窗户掉落的位置皆为沿街商铺门口道路和单元门口。”

而与此同时,刘女士还从小区居民那里听到了更多关于以前的“报料”。她告诉记者:

“2011年5月,80号楼有开窗掉落,幸未伤人。”

“2013年,79号楼,一辆电瓶车被掉下来的窗子砸了。”

“被我家窗户砸到车的邻居说,有一次他们好几个人抓住5楼人家一扇窗子,那窗子才没坠落。”

“有人给小区27号楼2-5楼人家的开窗都做了义务加固,因为孩子们,包括他家小孩,经常在楼下玩,生怕被伤到。”

“有个女孩说,去年一扇窗子从天而降,在她咫尺的地方摔碎。”

“2018年7月,29号楼一居民关窗,窗子下合页突然脱落,然后窗子整体脱落,一下子差点把他的人也拖拽下来。他竭尽全力,并在其他人员的帮助下,才不致窗户掉落地面。事后称重,那扇窗的窗体有28公斤重。”

“根据小规模业主群(颀苑共637户,该群仅118人)内的一个

‘接龙’,今年以前至少发生了8起窗子坠落事件。”

“大家之前都是只知道自家窗户掉落,从没想过有那么多扇已经掉过了。还有一些居民发现窗户变形,关不牢固或打开后难以关得紧密。”刘女士说。

配件安装不当

刘女士告诉记者,客观来讲,小区里安装的塑钢窗配置并不差,型材尚可,十多年了,从外观来讲也不显老旧,可为何会频频发生坠窗意外呢?

“关键是安装不是很合理!”

刘女士联系到窗子五金件供应商德国诺托公司。据该公司人员表示,型材、五金件年久老化;此外,像这样的外开窗子,配件适用铰链,但实际上安装时用的是合页。开窗时,整窗所有重量集中在下合页旋转部分上,而下合页旋转部分仅通过两颗小自攻螺钉固定在窗框上。“安装方案是一个不合理的组合方案。”

目前,刘女士已联系商家4月17日上门更换安装所有窗户。“全部改成了内开内倒,就算以后万一掉落,只会掉落在室内。可就算我家换了窗,小区里普遍的安全隐患依

旧没有消除,走在小区里,依旧让人担心。”

亟待排查隐患

近日,记者联系了管理该小区的上海国际汽车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电人员表示,颀苑的窗子都是塑钢窗,安装中没用铰链。“这样的窗不适合开窗幅度过大,特别在大风的天气里,时间长了,容易松动。”

此外,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物业公司维护的是“公共区域”,而业主家中并非物业维护范围。目前,物业和业委会已对公共部位的窗户进行整体排查,发现确有安全隐患;有安全隐患的将采取加固措施。后续整改需动用维修基金,将遵循一定的程序和环节,如比价、征询等。

目前,物业已连续发布了温馨提示,提醒居民用窗安全;保安也加强了巡逻,发现业主家中窗子开得过大会及时提醒。

对此,刘女士呼吁,物业仅仅张贴“安全提示”是不够的。此外,排查范围不应仅限于公共区域。“这么多户业主,知晓度不一,重视度不一,物业应该统一排查,才能为整体排除安全隐患提供建议。”

本报记者 陈浩

和事佬

面对面 调一调

晚报编辑:

近日,我在某竞拍电商网站上拍得一把紫砂壶,并支付了9598.87元,收到茶壶后,因发现茶壶尺寸太小,缺乏实用性,于是选择了7天内无理由退货。考虑到紫砂壶易摔碎且价格昂贵,我选择了顺丰快递的保价服务。但意外还是发生了,紫砂壶在快递途中遭遇意外破损,卖家拒收。但快递公司问我赔偿2000元是否能接受,我遭遇了理赔困难,现请晚报“和事佬”栏目帮忙,希望挽回我的损失。市民 范先生

【事情经过】

因紫砂壶易摔碎且价格昂贵,范先生担心从上海快递到北京途中发生意外,4月5日,遂购买了顺丰快递保价服务。正常快递费用为18元,保价服务费50元,保价茶壶价值1万元。连同保价服务费,范先生共支付了快递费用68元。

听范先生介绍,快递小哥当天取件时,仔细查看了茶壶是否完好,并小心包装。但4月9日,意外还是发生了。市民范先生收到顺丰公司来电称,卖家因发现茶壶破损而拒收。顺丰公司客服通知范先生需等候公司进一步鉴定、理赔处理。

4月16日,范先生又接到快递公司客服电话,询问是否可以接受2000元的理赔。明明花了9598.87元买的茶壶,保价1万元快递,意外破损,却只能获得2000元赔偿,一时气愤的范先生找到了本报“和事佬”栏目帮忙。

“我按快递公司建议,额外支付50元

近万元茶壶破损 快递只赔两千元

经本报联系,顺丰答应按全额给付

保价快递紫砂壶,就是为了防止意外造成经济损失。如没有破损,卖家会全额退款给我。现在发生意外,顺丰公司应该按1万元保价金额赔偿我。”范先生是第一次遭遇此事,本以为不该出现分歧的事情上却与快递公司出现了如此大的分歧。

平时谨小慎微的范先生在网上也查找了其他快递保价理赔的纠纷,发现保价理赔遭遇“十赔九不足”,他并不是个案。

【本报调解】

记者在收到范先生投诉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顺丰公司客服人员,在核对了快递单号后,客服人员解释说,因为物品需要从北京寄回上海鉴定,所以耽搁了时间。4月17日,顺丰公司客服刘小姐告诉记者,他们刚收到北京寄回的破损紫砂壶,公司鉴定人员第一时间查看了快递员对紫砂壶的包装方式和破损情况,发现并无问题,将进一步与范先生核实商品价值。记者建议顺丰公司按排时间,与消费者一起来本报调解。

4月20日,记者接到顺丰公司刘小姐电话,称公司已对破损的紫砂壶进行了鉴定和价格核实,并已与客户范先生达成一致,将按照紫砂壶购买价9598.87元全额赔付范先生,范先生表示对调解结果满意,并对本报“和事佬”栏目表示感谢。

提醒: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选择快递保价服务的商品,消费者须保留好当初的购买发票或凭证,以便出现意外后,更好地鉴定商品赔付价格;快递保价服务是遵从自愿原则,消费者应如实按商品价格进行保价,如遇意外,赔付金额不会超过商品的实际价格。 本报记者 王军 王新华



“电能消毒”

日前,我去一家理发店理发。前面一位顾客理完发离开后,不见有人为理发工具及座椅消毒,我便提醒店员:现在还在疫情期间,应该对店内用具进行消毒。理发师听

后笑笑说:“依晓得哦,电本来就有消毒功能的,工具通电后,自然也就消毒了;座椅嘛,电风吹吹也消毒了。”电能消毒?不知他哪里得来的科学依据!对如此不负责任的理发店,我赶紧起身走人。

陆坚敏 文 孙绍波 图

中国新闻名专栏

岂有此理事



“好事做到底”

公交司机将新娘失物送至火车站



谢谢依

身边正能量

近日,新娘小陈带着新做好的锦旗来到南浦车队,向帮自己解决燃眉之急的205路S2G301号车驾驶员张智伟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据新娘小陈介绍,4月20日下午,伴娘小汪带着新娘存放在小汪家的贵重进口化妆品,从卢浦大桥站乘205路车转车去上海南站,准备在那里集合去杭州拍婚纱照。没有想到的是,到了集合地点,才发现新娘托带的装有价值万余元的进口贵重化妆品的提包不见了!根据回忆,确定在205路车上遗失了提包。此时离火车发车仅不到1个小时。

这时,新娘打通了205路卢浦大桥终点站的电话,得知手提包已经被驾驶员张智伟捡到,并

存放在终点站调度室。新娘告知了自己即将离开上海的紧急情况,正好在“一程一检”中捡到提包的驾驶员张智伟进站并快到了下班的时间。听说失主的紧急情况,他立即表示要“好事做到底”,愿意打的送过去。等张智伟按照接头的地点将提包送给新娘小陈时,该次列车正要检票的广播响起,新娘一行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新娘要给张智伟出租车的钱也被婉言谢绝。

4月22日,回到上海的新娘小陈拿着加急做好的锦旗来到205路所属的巴士二公司南浦车队,要面谢好心的驾驶员张智伟,遗憾的是张智伟正好轮休。新娘小陈说,要不是张智伟及时发现、保留这么贵重的化妆品,还叫了出租车送到南站,一定会给婚纱照拍摄蒙上难以补救的阴影。“我会一辈子感激张智伟这个可爱的上海公交驾驶员。” 本报记者 徐驰